

對比于斌樞機和保祿宗徒的 「似而不同」

蘇嫻雯¹

于斌樞機主教洗名保祿，單國璽樞機主教在《于斌樞機傳》序說：「綜觀他的一生，確實很像他的洗名——外邦宗徒聖保祿。」本文依據「臺灣神學—故事神學」（Taiwan Theology-Story Theology）的脈絡，對比于斌樞機和保祿宗徒在自我追尋旅程的「似而不同」。首先由身材儀表的迥異談起；次由成長歷程的不同對比；進而論及傳教方法的雷同；最後以兩人類似的十字苦路，談及傳教救國犧牲入世與為傳福音存留於世的使命。

前 言

于斌樞機主教（1901~1978）洗名保祿，單國璽樞機主教在《于斌樞機傳》序說：「綜觀他的一生，確實很像他的洗名，外邦宗徒聖保祿。」² 本文注意到于斌樞機和保祿宗徒的反差對比：于斌樞機出身寒微，日後有不凡表現；保祿宗徒自豪是猶太人，

¹ 本文作者：蘇嫻雯，輔仁大學哲學博士，現為輔仁大學人文社會服務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副教授，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副研究員。著有《于斌樞機《三知論》在天主教輔仁大學的應用》（新北市：輔大，2021）。

² 陳方中編著，《于斌樞機傳》（臺北市：臺灣商務，2001），1 頁。

接受扎實的教育訓練，歸化後宣講福音，卻更看見自己的軟弱和拙於言語。究竟天主在兩人身上施展了什麼大能，讓兩人為傳揚福音都走上十字苦路？本文開展自我追尋（The Search for the Self）旅程，是根據「臺灣神學—故事神學」（Taiwan Theology—Story Theology）的脈絡，藉具體事例說明兩者「似而不同」之處。

一、身材儀表迥異：氣宇不凡和矮小平庸

就外在身材儀表而言，于斌樞機高大英挺，引人注目，和保祿宗徒矮小平庸，當然迥異。身材外貌對人是否有影響，根據單國璽樞機主教的描述，或可窺知一二：

于斌樞機雖然和聖保祿都是天主的「特選之器」，有許多共同點，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。最大的不同，是他們二人的身材和儀表。從保祿的書信中，可以看出他的身材平庸，其貌不揚，他寫道：「我保祿，就是那在你們中面對面時就謙卑……」（格後十1）。他又引用那些反對他的人的話，寫道：「他的書信的確嚴厲而又強硬，但他本人在時卻軟弱無能，言語又空洞可輕」（格後十10）。于樞機卻自幼身材魁梧，聲如洪鐘，儀表非凡，即便站在一般歐美人士中間，也是鶴立雞群。在南京的時代，曾被國府大員、外交使節、國會同仁以及社會名流等譽為「中國美男子」。原來國人非常重視儀表。于樞機也善用他的儀表、修養、學識、口才等天賜特恩，光耀天主，弘揚福音。³

³ 同上，2頁。

于斌樞機根據楊英風爲其所塑立像高達 2 公尺，個子高大；反觀聖保祿是一個小個子，給人的第一印象就很不同。此外，于斌樞機聲如洪鐘、口若懸河；保祿宗徒言語笨拙、空洞可輕。雷震遠在《于斌總主教小史》曾提到一件趣事，他說：

張善子（中國畫虎大家）在抗戰訪問美國時，爲美國朋友畫了許多虎，但大藝術家張先生從來不研究英文。……張善子穿一身中國長袍，當他們到達窩道夫亞斯多里亞（Waldorf Astoria）大旅社時，于斌主教客氣地請張老先生走上主教的前面；一位婦人在旅社前室早等候于主教大駕，她從未見過于主教，只聞其大名，她第一眼見著大袍的老人踏步前來，便向張畫家吻手（教徒見主教親其指上權戒，表示敬重），她並且向所有與會的婦女及男賓介紹張先生是中國「戰時主教」。張先生不懂英語，只是表示微笑，並向她及她所介紹的男女作溫文的鞠躬狀。經過這番對「張主教」（于斌主教）的介紹之後，想是于斌主教的秘書願意說幾句話，給聽眾介紹中國的畫虎大家張善子，經過此一長串使大家尷尬地介紹之後，主教簡單地加上一句：「那麼，我就是于斌主教！」⁴

于斌樞機從容幽默談諧的方式，當場化解尷尬的場面。關於保祿宗徒的外貌身材短小，年輕活潑愛說話，但語言笨拙，區華勝提出他的觀察：

⁴ 雷震遠，《于斌總主教小史》（越南：自由太平洋協會，1959），28 頁。

在呂斯特辣 (Lystra) 發生的事是有啓發性的：巴爾納伯被當地居民認作是宙斯 (Zeus, 希臘神話中的至高神)，而保祿被認作是赫爾默斯 (Hermes, 宙斯的使者)；這顯示，巴爾納伯有高碩的身材及莊嚴的神態，而保祿則體格較小，年紀較輕，較為活潑和多愛說話。⁵

保祿語言笨拙，如何宣傳福音？是否「你們不要思慮怎樣申辯，或說什麼話，因為在那個時刻，聖神必要教給你們應說的話」(路十二 11~12)，而獲得聖神恩寵助佑？其實，歸化後的保祿，反而更顯軟弱。穆宏志說：

我們比較不易期待在保祿宣傳福音中軟弱的表現。他好幾次在書信中提到他的軟弱。首先，是在外表上的軟弱——身體與言語的軟弱。在《格林多後書》十~十一章提到，他言語空洞可輕、拙於言詞。他亦在《迦拉達書》寫到：「你們知道：當我初次給你們宣講福音時，正當我身患重病，雖然我的病勢為你們是個試探，你們卻沒有輕看我，也沒有厭棄我，反接待我有如一位天主的天使，有如耶穌基督」(迦四 13~14)。他同樣在得撒洛尼的宣講中表達了許多苦難(得前一 5~6)；並在他面對格林多人時，顯得又軟弱、又恐懼、又戰兢不安(格前二 3b)。有時，軟弱被保祿所選擇，因為他相信軟弱是訊息的一部分(得前二 5；格前二 1~2)。軟弱是天主選擇的方法，為了與人來往，為了與人一同生

⁵ 區華勝，〈巴爾納伯、保祿和伯鐸〉，《神學論集》89 (1991 秋)，319~332 頁。

活，爲了實行祂的救恩：「原來基督派遣我，不是爲施洗，而是爲宣傳福音，且不用巧妙的言辭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。原來十字架的道理，爲喪亡的人是愚妄，爲我們得救的人，卻是天主的德能」（格前— 17~18）。⁶

爲什麼「軟弱」是訊息的一部分？是天主選擇宣傳福音的方法？《老子·道德經·76 章》：「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」領洗使人重獲新生命，柔弱既是訊息也是力量。在天主的眼中，外貌平庸、言語笨拙，確實有好處：平易近人，能與人來往，與人一同生活。耶穌和人在一起，我們與主合一，即在祂裡面一同存活、行動和呼吸。⁷

二、成長歷程不同：出身寒微「謙遜」和狂熱迫害「謙卑」

成長歷程不同影響內在性格。根據《于斌樞機畫傳》年表⁸和《于斌樞機傳》⁹記載，于斌樞機 1901 年 4 月 13 日出生在東北吉林省的蘭州縣。六歲失怙，七歲失恃，由祖父母撫養成人；家貧，爲人放豬，貼補家用，戲稱自己只當過豬倌，晚年

⁶ 穆宏志，〈保祿的靈修〉，《神學論集》163（2010 春），76~98 頁。

⁷ 谷寒松說：「人的存有基本上就是與三位一體的天主生活的關係。」谷寒松，〈從實體形上學到關係形上學〉，《神學論集》153（2007 秋），363~390 頁。

⁸ 于斌樞機畫傳編輯委員會，《于斌樞機畫傳》（新北市：輔大，1998），203 頁。

⁹ 陳方中編著，《于斌樞機傳》，9 頁。

引「朝爲放牛郎，晚登天子堂」感謝天主。陳方中指出：「爲了養活自己，可能也是體認到自己在家中的次要身分，于斌在開始規劃未來時，想要從商；於是他在海北鎮的就學過程中，一方面讀書，另一方面在綢緞莊中當學徒。」¹⁰ 趙雅博在〈于斌樞機二三事爲紀念于樞機逝世十週年而寫〉，談到于斌樞機的「謙遜」：

在輔仁復校，于樞機常駐台北時，筆者曾多次建議，請求他口述他的生平，我們用錄音機錄下，再作整理，以便遺留敘述，然而謙沖爲懷的于斌樞機每次都是同樣的答覆：「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永恆，一切都很快過去並消失，我的生平事功，站在整個歷史看，又算得了什麼，讓它們悄悄地過去與消失吧，即使不願它們消失，它們也會很快的消失。又何必費時費力，並徒災梨棗呢！」¹¹

于斌樞機「謙遜」和「服從」¹²的態度，不僅在教會得到長上的信任；同時也展現在天主教輔仁大學在臺灣復校首任校

¹⁰ 同上，11頁。

¹¹ 趙雅博，〈于斌樞機二三事爲紀念于樞機逝世十週年而寫〉，《于斌樞機逝世十週年紀念文集》（新北市：輔大，1988），76~78頁。

¹² 陳方中指出：「在種族優越感的心理下，有時部分外籍傳教是不能忍受聰明的中國修生，會認爲他們『驕傲』，然後將他們逐出修院。溫和有禮的于斌，雖然在學業上有飛快的進步，但他一定保持了相當謙遜服從的態度，使得他可以得到長上的信任。」陳方中編著，《于斌樞機傳》，17~18頁。

長的職務上，他祇謙遜地說：「予個人只總其事而已」¹³。

至於保祿，黃懷秋指出他是「精英中的精英」且引以自豪：

每當他（保祿）提及自己正宗猶太籍的出身時，他的語氣中總帶著一股驕人的光芒：有幸生而為猶太人，本身便是一項榮譽。……他是「精英中的精英」，加入了猶太教中「最嚴格的宗派」（宗廿六 5），參與了法利塞黨徒的行列，並且坦然承認「我在猶太教中比我本族許多同年的人更為急進，對我祖先的傳授更富於熱忱」（迦一 14）。¹⁴

孫得力（Risto Santala）在《猶太觀點看保羅》提大馬士革的經驗：

在大馬色的路上，他內在的「危機」（希伯來文 *mashber*，即「破碎」）帶來完全的轉變。猶太學者稱之為 *beli shvira ein tiqu*，也就是「不破碎就無法修補」。¹⁵

羅光在《淺談聖保祿神學》中談到保祿的轉變：

保祿對斐理伯人說：「我已學會了，在所處的環境中常常知足。我知道受窮，也知道享受；在各樣事上和各種

¹³ 根據 1963 年 11 月輔仁大學的大學部開學；12 月 16 日剛自羅馬回臺的于斌樞機，召集全體學生在文學院大講堂訓話。他的記事本記載：「愛校有賴各方面之努力，予個人只總其事而已。」轉引自陳方中編著，《于斌樞機傳》，233 頁。

¹⁴ 黃懷秋，〈保祿歸化〉，《神學論集》65（1985 秋），353~366 頁。

¹⁵ 孫得力（Risto Santala）著，顧華德譯，《猶太觀點看保羅》（新竹市：信義神學院，2000），200 頁。

境遇中，或飽飫，或饑餓，或富裕，或貧窮，我都得了秘訣，我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，能應付一切。」（斐四 11~13）¹⁶

大馬士革跌倒失明¹⁷的危機，讓狂熱、偏急、執拗的掃祿悔改轉變成為知足、仰賴上主、「謙卑」的保祿。

三、傳教方法彷彿：無所不在與成為一切人

他們生命的轉捩點，都出現了通往天主的甬道¹⁸：一是回家避難並分辨神類¹⁹，一是雙眼失明後重新看見。²⁰ 兩者傳教

¹⁶ 羅光著，《淺談聖保祿神學》（臺北市：上智，1999），60 頁。

¹⁷ 房志榮指出大馬士革路上的經驗，基本訊息可以包括在以下三句話裡，即「掃祿，掃祿，你為什麼迫害我？」「主！你是誰？」「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。」（宗九 4~6）大馬士革的經驗實在影響了保祿的一生。房志榮編著，《保祿使徒的生活、書信及神學》（臺北市：光啓文化，2002），14~15 頁。

¹⁸ 傅佩榮以艾良德所謂的「甬道之符號系統」（The Symbolism of the Passage）幫助闡明「中」之釋義，補充說明人生之道包括內在修養與外在調適。他說：「人性由『中』所承接之『善』，並非只是本善或無罪，而是一種隱然的聖潔與一種顯然地可完美性。」人性中隱然的聖潔與顯然地可完美性，需透過內在修養與外在調適開顯。見：傅佩榮，〈「中」之原義及其開展：以方東美與艾良德的研究為線索〉，《方東美先生的哲學》（臺北：幼獅文化，1987），35~52 頁。

¹⁹ 1919 年「五四運動」，于斌樞機被推選為團長籌畫遊行；因隨時有被逮捕的危險，只能回家避難。于斌樞機二十歲毅然決定棄俗修道，但他對此沒有詳細說明。根據陳方中說：「我私心揣度可能是像奧斯定、本篤或羅耀拉一類，信仰開始深入于斌的內心，使于斌對世界及人生有了新的認識，看到天主的召喚，選擇走司鐸聖召的路。」陳方中，〈于斌：新時代的教會英雄（一）〉，《恒毅雙月刊》570（2012.04），13~15 頁。關於「分辨神類」，

宣揚福音的方法：一是無所不在，一是成為一切人，同在天主的甬道上走向合一。于斌樞機自己說：

我的「傳教方法論」，我命名之為「無所不在的傳教方法」。……為什麼我主張採用「無所不在」的傳教方法呢？這方法是相當惹人厭的，聖經就說惡人厭惡天主的無所不在，因為天主無所不在，所以他們處處都受拘束。²¹

他秉持「無所不在的傳教方法」，凡有人請吃飯、應酬，任何場合或機會，祇要可以傳教，他都不拒絕。有人稱他是政治和尚、政治教宗，他都不放在心上，因為他知道最好的傳教方法即「無所不在」。誠如于斌樞機給吳漪曼說的話：「我們要為天主而愛人，在人上愛天主，在物上愛天主，天主在那裡，我們的愛就到那裡，天主無所不在，我們就無所不愛。」²² 正因為天主無所不在，我們無所不愛，無論在理論上、行動上、生活上、甚至吃飯上、政治上，都可以配合傳教。如同祈禱不是

請參考胡國楨，〈基督徒的分辨神類與中國人的「涵養」與「省察」〉，《神學論集》55（1983 春），101~106 頁。

²⁰ 「我們所說的看見，是指與祂相遇，裏面的眼睛被打開，因而在生命中帶進轉捩點，劃分了時代的看見。地上沒有任何力量，可以使這狂熱、偏急、執拗的大多數人掃羅，這個法利塞人中的法利塞人改變，使他成為『外邦人的使徒』（羅十一 13）。」史百克著，張竹君譯，《神奧祕事的管家（下）》（美國：基督徒，1994），59 頁。

²¹ 楊廣仁，《中國于斌樞機》（臺北：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，1998），42 頁。

²² 于斌致吳漪曼函，1953 年 8 月 9 日。轉引自陳方中編著，《于斌樞機傳》，376 頁。

祇在教堂、工作上、日用倫常間、休憩時、行住坐臥等，皆可祈禱。

保祿說：「對軟弱的人，我就成為軟弱的，為贏得那軟弱的人；對一切人，我就成為一切，為的是總要救些人」（格前九 22）。保祿無己、成為一切人的傳教方法，祇為多救一些人。保祿在大馬士革破碎被修補的經驗，以致順服承行神旨。「因為我要指示他，為我的名字該受多麼大的苦」（宗九 16）。為把天主的名字帶到外邦人子民前，保祿行不知所往、處不知所持、食不知所味，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，才能應付一切。

四、十字苦路相似：傳教救國犧牲入世與為傳福音存留於世

傳教要揹起十字架與耶穌基督同行，同走苦路，並同飲苦爵。²³ 羅光在〈于斌樞機逝世十週年追思彌撒證道詞〉說：

當時許多人罵他從事政治活動，叫他為「政治和尚」，于樞機不為所動。抗戰勝利後，共產黨叛國，他極力主張反共，絕不妥協，後來定居台北，沒有一天停止反共。最後一次他看見教宗保祿六世時，請求教宗頒發通諭，全面反對共產極權。在羅馬去世時，他正在和參加教宗選舉會的樞機聯繫，大家一致反共，可以說，他是為反共而發心

²³ 「哉伯德兒子的母親，同自己的兒子前來，叩拜耶穌，請求祂一件事……耶穌回答說：『你們不知道你們所求的是什麼，你們能飲我將要飲的爵嗎？』」（瑪廿 20-22）

臟病，犧牲了性命。²⁴

于斌樞機的立身原則乃「本出世精神，做入世工作」²⁵，從輔仁大學 1961 年在臺復校前，代理傳信部長雅靜安樞機（Gregorio Pietro XV Agagianian, 1895~1971）命于斌樞機針對太過熱心政治的指控提出說明，于斌樞機在報告中陳述他這時期的工作重點：愛國救災、護教、反共。對於斌樞機而言，為傳教救國隨時準備犧牲奉獻。

胡淑琴提到保祿的屬靈爭戰，說道：

「我立即去了阿剌伯，然後又回到大馬士革，此後過了三年，我才上耶路撒冷……」（迦一 17~8），好像保祿做了很長很大的避靜。為保祿而言，對基督的認識與皈依不只是在大馬士革途中那片刻的奇蹟式經驗，更是一漫長的艱苦歷程，有著無數舊我與新我的交戰，這核心經驗亦引發他在天主觀上的突破。……耶穌苦難、死亡與復活的奧蹟，是保祿對基督信仰的核心。在基督復活的光照下，他不斷深入其死亡的意義。保祿認為天主子耶穌的死亡是基於服從（斐二 8~5 19）。……保祿並非從消極的觀點看基督的苦難，他也不以棄絕（或虛己）當成棄絕的目標。正因為他被復活的主所奪得，被基督的愛所充滿，於是在他內產

²⁴ 羅光，〈于斌樞機逝世十週年追思彌撒證道詞〉，《于斌樞機逝世十週年紀念文集》（新北市：輔大，1988），27 頁。

²⁵ 見：于斌主講，〈天主教的人生觀〉，《天主教鳥瞰》（紐約：中國宗教研究社，1952），7 頁。

生一種平心的態度：無論或生或死，都願基督受讚揚。²⁶

保祿說：「因為在我看來，生活原是基督，死亡乃是利益。……我確信不疑：我知道我必要存留，且必要為你們眾人存留於世，為使你們在信德上，得到進展和喜樂」（斐一 21、25）。藉著聖神，最終他可以說：「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」（迦二 20）。

結語

于斌樞機和保祿宗徒，一中一西，外在儀表南轅北轍，內在性格迥異，但他們同是天主「特選之器」，「因為天主的看法與人不同：人看外貌，上主卻看人心」（撒下十六 7）。他們看到天主愛的召喚，都答覆「阿們」，即「是的」（Yes）。對兩人而言，傳教是使命，揹起十字架跟隨耶穌走苦路，處憂不失其樂。兩人在自我追尋（The Search for the Self）的旅途，轉捩點讓他們看見天主的眼光，不再以自我為中心，祇平心²⁷追隨耶穌傳揚福音。天主的甬道上，由分歧走向合一，這就是「阿們」（Yes）的真諦。

²⁶ 胡淑琴，〈聖保祿的聖三靈修〉，《神學論集》108（1996 夏），201~218 頁。

²⁷ 張春申說：「依納爵所謂的『平心』，就是在尋找天主旨意的時候，內心中完全沒有一己的成見。」張春申，〈中國靈修講習會第六、七講〉，《神學論集》65（1985 秋），435~449 頁。